

# 一門三英才 杏林赤子心

## 袁紹良憶父親袁滌庵的知與行

一脈相承

從上世紀初滿目瘡痍一路走來，無數愛國志士在其間櫛風沐雨、筚路藍縷，當中就包括香港中醫袁紹良一家。袁紹良的父親袁滌庵是愛國實業家，哥哥袁紹文是錢學森的同學、美國太空總署（NASA）特別顧問，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受到鄧小平接見。袁滌庵一生經歷了從清末到新中國成立多個重要歷史時期，橫跨學、政、商三界。袁紹良少時受章士釗關愛，在父親過世後曾到章家暫住一段時間，後來又在周恩來總理關懷下學習中醫，此後治病救人，並將家中所藏古書陸續捐贈社會。

大公報記者 管樂、徐小惠

「我生的時候是一九四五年，有記憶是一九五〇年後。《大公報》的吳胡張，吳鼎昌、胡政之、張季鸞，都是我爸爸好朋友，還有英斂之。」一個個如雷貫耳的名字，從已近耄耋之年的袁紹良口中波瀾不驚地說出。見到大公報記者，袁紹良十分高興，因為在他的印象中，袁滌庵生前每天都要看《大公報》，「《大公報》版面上各種看法都有。他認為《大公報》始終有自己的特色，在文化方面他對《大公報》也是很尊崇的。」

### 資助有志之士赴洋留學

袁滌庵畢業於大阪高等工業學堂，「他的同學當中，有的在後來日本侵華時做漢奸去了，又是請他做教育總長，又是請他去農工商部礦政司做司長，等等。他一概不幹。」從日本畢業回國後，袁滌庵任紹興府學堂監督，參加了反清革命組織光復會；一九二四年後，他集資創辦北京電車公司，又興辦熱河北票煤礦。袁紹良曾問過父親，為何要辦電車公司、如何發展工業，「他覺得煤是重要能源，沒有煤不行，他說要從地下找到礦，中國一定要自力更生。」

作為一名成功的實業家，袁滌庵曾資助蔡元培辦學、李四光深造，幫助過一批批中國有志之士赴洋留學。「我爸爸當時說，錢都是身外之物，年輕人缺錢，對有志的年輕人一定要幫。」據袁紹良憶述，蔡元培曾兩次向袁滌庵借取共八千元，欠條如今雖在異處，上面的內容袁紹良卻依然記得清楚，一個是：「眷眷此情，致以為恨。請我兄再予四千元。無內閣的情況下我不願再做此教育總長也，我因為發不出薪水去，買器材也做不了。」後來又：「請我兄再借四千元。」

如今回憶起來，袁紹良對父親印象最深的，是他愛國的赤誠熱心。「在我很小的時候，我父親曾讓我拿着重重的硃錠，一盒裏面得有五塊大硃錠，嘉慶御覽之寶，康熙御覽之寶之類。日本人侵華的時候，說要花八百兩銀子買一兩的硃錠，我爹不賣，說沒有了。」

袁紹良繼續道：「我說怎麼回事兒？日本人為什麼要買？他摸摸我的頭，說你這個小傢伙，你總問為什麼，這不是他們要買中國古董，他們是拿它打碎了提煉裏面的汞，做炸彈炸中國人。」

袁紹良十三歲半那年，父親過世。一九六八年，社會環境動盪，加之生活條件不理想，在父親好友的建議下，袁紹良找到時任中央文史館館長的章士釗，章士釗曾受過袁滌庵的資助，立馬收留了袁紹良。這一住就是數年。

### 家族慷慨捐贈收藏

一九八〇年，袁紹良來到香港，隨後又飛到加拿大待了一段時間，再前往美國，去找他的哥哥姐姐。「我二哥，是肯尼迪（註：港譯甘迺迪）同學，在哈佛大學；三哥（袁紹文）跟後來著名的科學家周培源、錢學森都是同學，美國第一個登上月球的阿姆斯特朗是他的學生，他還是NASA的特別顧問。」那個年代，中國人能在NASA做到特別顧問的，袁紹良說，「就他一個人」。「像海灣戰爭用他的專利造了個飛機，結果他一分錢也得不到。我說為什麼？他說它（美國）等我專利時間過了再開始用，利用你完了不給你錢了。」

「後來國家就希望把他給（勸回來）。」據袁紹良憶述，錢學森回國前，袁紹文正和美國海軍的空軍部有合作任務，「他當時跟錢學森說，你先回去，我後回去。錢學森就先回來了。」未曾想，幾年後當袁紹文想回國時，「麻煩了，美國管得嚴了。」袁紹文直到八十年代才回國，「他們一般六十五歲退休，他到了六十五歲（美國）不讓退，延長到六十九、七十一歲才能退。退休之後，再過五年，才讓回來。」

袁家家學淵源，袁滌庵去世前曾留了一批信札，「有一些是放章行老那裏（註：章士釗，字行嚴，故稱行老），有一些是放在美國我的哥哥那裏。後來哥哥去世前問我，『我這兒還有些，你喜歡不喜歡？』」此後袁紹良陸續將這批信札交由出版社整理出版，幾年前他將一批古書捐出給浙江大學，當中有宋版的《資治通鑑綱目》，以及元版的《史記》。

部分圖片：受訪者提供

▶袁紹良父親袁滌庵是愛國實業家。



◀香港中醫袁紹良。大公報記者徐小惠攝



▲北京西山袁氏別墅。

▶「九一八事變」後，袁滌庵在北京西山購地數千畝隱居。



▲周恩來（前排右三）與章士釗（前排左三）等人合影。

### 在周總理關懷下從醫

「我從小想學中醫是受父親影響。因為他說救人一命，比給人多少黃金寶貝、雞鴨魚肉，都有用。」

袁家家訓嚴格，袁紹良告訴記者，錢只能用來買書。最初看小兒書，七歲那年，他就和姐姐袁紹蘭，隨著名學者、大書法家吳玉如學習古文、歷史和書法。再後來，年齡漸長時，便開始看中醫書。

袁紹良是在周恩來的關懷下進入北京中醫學院學習的。最初之際遇是因為他的老師吉良晨曾給周恩來看過病。「後來總理看我屋裏書桌上擺的都是線裝書，好奇問我『你看這書？』我說『我從小就學中醫』。又問『你為什麼學中醫？』我答『這是救死扶傷之仁術。進能愛人知人，退能愛己知己』。他又問我『你喜歡做醫生嗎？』我說『喜歡，到農村去做赤腳醫生我都可以。』」半個多世紀過去，如今袁紹良回憶起當初周恩來誇自己有志，仍是豪情滿滿。

離開章士釗家後，袁紹良跟着老師去了醫療隊，「當時真的在學東西。面對一些怪病，缺醫少藥的，比城裏人的病可厲害得多，有的急診抓一點藥，或者鄉下抓點草藥，煮着吃，病就下去了。真令人佩服。」

### 行醫之路以佛心為己心

袁紹良認為，「中醫主要靠老大夫的經驗和望聞問切，要觀察，要佛心、善心。」他說：「能把別人的病治好，心裏特高興，病一好一家人全樂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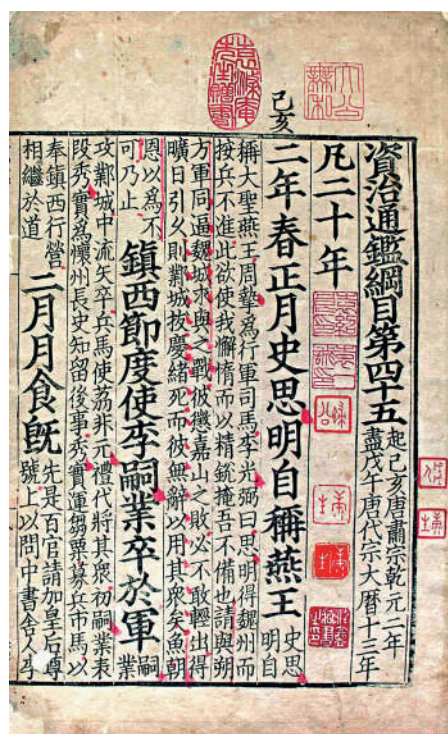
遇到病人感謝他要送這送那，他覺得「其實什麼都不用送。家裏做饅頭，給我掰半個我就很高興；在那兒熬粥，給我半碗粥我就覺得很好，秀才人情紙一張，你說值多少錢，不過一張紙，寫幾個字，你說他不值錢也行，你說他值幾百幾千塊救了一個人也行，實際上在乎他幫了這人什麼。」

一九八〇年，袁紹良來到香港，繼續行醫為樂。有病人拿着方子問他藥貴不貴，他說不貴，四五十塊；沒想到有的病人覺得貴，「算了，改方子，改成二十塊錢的，對方高興了。我說不能讓病人挖肉補瘡啊，飯都吃不起，還讓人買藥。你要是以賺錢為宗旨，就別做醫生了。」



▲袁氏家族收藏此前於香港藝術館展出。大公報記者管樂攝

### 古董在於真偽而非價錢



「九一八事變」後，袁滌庵拒任偽職，「那會兒他正好辦煤礦，日本人來了，他不幹了，就到北京西山隱居。」這期間，袁滌庵購地數千畝，從研究水果、種植農場，到文物收藏，皆有涉獵。

近些年裏，袁紹良將家裏不少古書捐贈給內地相關機構，如將皇帝老師寫的書信捐給故宮，珍本宋刻活字版《資治通鑑綱目》、元版《史記》贈與浙江大學。在他看來，文物是要救的，「文物很多就是國粹，如果不救的話，根本不會被當作文物。」

袁紹良回憶，小時候，別人給他一塊很好的玉，「有人說是戰國的，有人說是漢代的，也有說是唐代的。我就問爸爸，『這玉是漢代的還是三國的？』『好不好？』『多少錢？』『這個貴還是那個貴？』父親等客人走後，耐心跟我說明東西的價值和做人的品格，他說『沒出息，什麼錢不錢，我只告訴你，好或不好。』」從父親那裏，袁紹良懂得了古董只在乎真偽，而非價錢。

### 章士釗對袁紹良關愛有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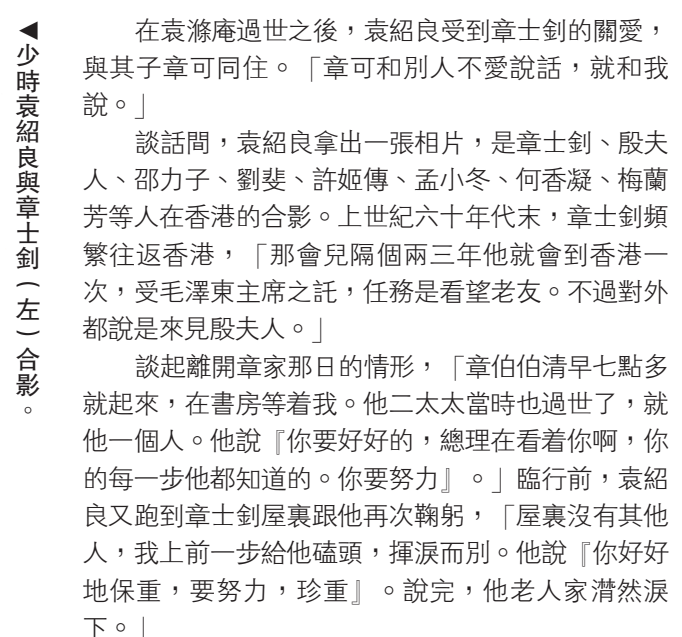
在袁滌庵過世之後，袁紹良受到章士釗的關愛，與其子章可同住。「章可和別人不愛說話，就和我說。」

談話間，袁紹良拿出一張相片，是章士釗、殷夫人、邵力子、劉斐、許姬傳、孟小冬、何香凝、梅蘭芳等人在香港的合影。上世紀六十年代末，章士釗頻繁往返香港，「那會兒隔個兩三年他就到香港一次，受毛澤東主席之託，任務是看望老友。不過對外都是來見殷夫人。」

談起離開章家那日的情形，「章伯伯清早七點多就起來，在書房等着我。他二太太當時也過世了，就他一個人。他說『你要好好的，總理在看着你啊，你的每一步他都知道的。你要努力。』」臨行前，袁紹良又跑到章士釗屋裏跟他再次鞠躬，「屋裏沒有其他人，我上前一步給他磕頭，揮淚而別。他說『你好好地保重，要努力，珍重』。說完，他老人家潸然淚下。」



▲錢學森（左）與袁紹文合影。



◀少時袁紹良與章士釗（左一）合影。